

上 玉扇 21 神剑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玉扇神剑(上)

曹力群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玉崑神劍》

曹力群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里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

77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40 印张 2 插页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756-3/I·335 定价(上、中、下):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2251794

《玉扇神剑》内容简介

肖承远全家不幸惨遭黑道人物“川东五鬼”杀戮，恰遇“玉扇书生”、“银髯叟”两位武林高人将肖承远救出，并收为传人，将一身绝学悉数传授……

五年后，肖承远学成绝艺并遵师嘱出道江湖去匡扶武林正义和报杀父之仇……

肖承远武功高绝，一把玉扇震惊武林，却不断遭“黑凤帮”追杀，纠葛丛生，剑影刀光，但肖承远凭武学与正义狂澜力挽。

为救小“师弟”，数路人马力斗“天山老怪”，危难之际，肖承远赶到，于是，又演出一幕幕昏天黑地的厮杀……

一本武林中人多年渴求的“无极乾坤真经”的珍藏初露，引发了黑白二道门门派派的杀伐劫争，究竟鹿死谁手呢？……

本书有情与义的相融，有爱与恨的波折；有正义与邪恶的搏杀，实让人不忍释卷，并与正道人物产生匡扶正义的共鸣。

时间是农历十二月初旬，眼看着就快要过年了，大地上一片枯黄，满目尽是凄凉的景象。

夜，黑沉沉的，乌云密布着天空，遮没了月亮，也遮没了星星，四周一片漆黑，更静寂得要命，简直有点怕人，除了那一阵又一阵狂吼不停的西北风，吹得人砭骨生寒外，就只有从远处偶尔传过来的一两声狗吠声，看样子，这天气大概就快要下雪了，这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就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太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桩令人目眦皆裂，惨绝人寰，满门尽遭杀戮的惨案。

话说在这太湖边上，面临如镜的湖面，有一个小小的村庄，住有二三十户人家，均以务农为生，在这村庄的东头，有一片占地颇大的竹林，竹林里有几间建筑颇为精致的茅舍，主人肖老先生天绶，乃两榜出身，曾任县令，因其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正直不阿，颇得地方百姓之崇敬及上官之嘉许，直至升任徐州府台，后因奸权当道，乃辞职告归林下，看中了这太湖岸边的景色宜人，环境幽雅，遂购买了这片竹林，盖了几间精舍，偕老妻带了佣人仆妇隐居当地，终日课子以娱天年。

肖老先生膝下有一子一女，子名承远，年方十三岁，女

名承綺，年方十一歲，一雙兒女天資均極聰穎伶俐，尤以其子承遠，天賦尤高，讀書過目不忘，雖年僅十三，已經是飽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無所不過；女兒承綺，天賦雖不如哥哥之高，但亦差不了多少，肖老先生老夫婦倆，眼看著一雙兒女都那麼聰慧可愛，老懷均欣慰至極，把一雙兒女簡直視若掌上珍珠還要過之。

孰料，好景不常，就在这月黑風高的夜里，天色也不過剛過二更時分，在這太湖邊上小村莊的西首，突然出現了數條黑影，黑影共五條，不用說這五條黑影當然是武林中的人物，這五條黑影像風馳電掣般的向東直奔，好快！遠遠看去，簡直像是五條黑線，晃眼之間已穿莊而過，到了莊東頭的一片竹林前，一齊停住了身形，其中一個身形高大的漢子，忽然低聲向身側一個身材矮小的漢子喝問道：“四弟，你可曾弄清楚了，這裡真是老狗官的家沒有錯嗎？”

被稱為四弟的矮小漢子，在黑暗中翻了翻他那雙精光四射的老鼠眼，沉聲答道：“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經打聽得很清楚，絕對沒有錯，的確是那姓肖的老狗官家。”只聽得那個高大的漢子從鼻孔里哼了一聲說道：“只要沒有錯就是了。”隨又聽得他沉聲說道：“二弟守前門，五弟守後門，三弟四弟隨我同上，不論男女老幼，佣人仆婦，一概格殺，不得放走一人留一活口。走！”走字剛說罷，只見他右手向背後一探，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便已撒在手中，其他四個漢子也同時各將兵刃撒在手中，只听一聲呼哨，五條黑影已騰身而起，撲向竹林內去了。

這五條黑影乃是那名震四川的川中五鬼，這川中五鬼，并

不是同胞兄弟，也不是同门，均是绿林盗贼出身，并且都有一身出奇的本领武功。大鬼独眼鬼王川，二鬼无常鬼连庆祥，三鬼拘魂鬼游坚，四鬼阴司鬼袁小福，五鬼白日鬼陈永强，这五鬼均极凶横毒辣，脾气粗暴，唯四鬼阴司鬼袁小福，为人深沉阴险，狡黠多计。

五鬼均系川中人士，原本各霸一方不认识，后因彼此慕名拜会比武，因此相识，彼此佩服，又因臭味相投，乃结为异性兄弟，从此五鬼在绿林中便同行同止，而且敌手不管有多少人，五鬼总是一拥齐上，从不单独行动，因其生性残暴凶恶，心黑手辣，每次作案从不留一活口，侠义道中人物，虽也有耳闻五鬼恶行，有心下手除去，只是苦无确切证据，且因五鬼为人虽恶，但不好色，故迟迟终未下手。后来五鬼更别出心裁，取各鬼武功之长按五行八卦苦练研创出一种五鬼阵，由大鬼为主联手合击，威力颇为惊人。因此在绿林道上，一般同道，一提起川中五鬼，均不禁刮目相看，颇为顾忌，换句话说，凡是与五鬼有牵连的都忍让三分，以免开罪五鬼。因此也就更造成了五鬼不可一世的桀骜之态。

川中五鬼由大鬼独眼鬼王川率领，扑进竹林后，二鬼五鬼即依大鬼吩咐分守前后两门，三鬼四鬼则随大鬼扑奔正房，毫不顾忌地大刺刺的往院落当中一站，这时肖老先生的一家上下均已从睡梦中被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惊醒，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躲在屋角里索索直抖。

肖老先生虽然是个文人，到底是做过官的，胆子比较大些，见识也比较广泛，他一听到这些声音，就知道是一股绿林盗贼夤夜打劫来了，但他一想自己并非万贯之家，更没有

黄金珠宝可供抢劫，可能是贼人摸错了人家。

肖老先生这样一想完全想错了，试问绿林盗贼凡在作案之先，哪有会不把对象地形摸清楚了再动手之理，又怎会摸错了人家哩！他又哪里想到这五鬼是万里追踪到此，有为而来，眼看他全家上下，马上就要尽遭杀戮之惨哩。

原来五鬼中的大鬼独眼鬼王川，生平有一好友名叫常炳旺，外号人称黑花蛇，这常炳旺一身本领武功均甚了得，可惜好色如命，是一个采花淫贼，生平犯案累累，三年前，正值肖天绶出任徐州府台的时候，这万恶淫贼在徐州府采花杀命，闹的满城风雨，鸡犬不宁，有一夜，这万恶淫贼正在采花作案时，被一群捕快发现立予围捕，请想，一群捕快怎是这淫贼的敌手，眼看着这淫贼就要漏网逃脱，也是这淫贼活该倒霉，恰巧有一侠义道中人途经徐州府，就住在这淫贼作案的附近的旅店里，是夜闻声出视，伸手管了这桩闲事，因恨这贼是采花淫贼，乃用重手法点了淫贼软麻穴，更用分筋错骨法，废了他的两腿，由捕快们擒住押解回衙交差了案。后来独眼鬼王川闻讯远道来援时，淫贼已被正法多时，当时独眼鬼王川就要夜闯府衙，杀府台以为淫贼报仇泄恨，四鬼阴司鬼袁小福认为此举不妥，力劝暂忍，乃返回川中，后闻得徐州府台肖天绶告归林下，经多方打探，始悉住在这太湖边上，乃率领四鬼万里赶来为淫贼常炳旺报仇。

当肖老先生想到可能是贼人摸错了人家时，胆气不禁为之一壮，立时点亮了油灯，打开堂屋正门，藉着屋内射出的灯光向外一看，方看清楚了院中一排站着三个手执明晃晃兵刃，面目狰狞的汉子，心里虽然觉着有点儿害怕，但还是神

态泰然的在堂屋门口一站，鼓着勇气向站在院中的三鬼喝道：“三位是哪路绿林好汉，夤夜闯进老夫住宅所为何事，难道你们就不怕王法吗？而且，老夫……”

他这里酸溜溜的官话还没有说完，那大鬼独眼鬼王川已一声断喝道：“老狗住嘴，你大概就是那狗官肖天绶吧，爷们儿今天特地追取你这老狗官的命来了。”话落独眼鬼王川一个纵跃，已站到肖老先生面前，手中鬼头刀在肖老先生面前一晃，只吓得肖老先生一打哆嗦，眼睛一闭心里暗喊：“吾命休矣！”他这里念头还没有转完，随又听得一声喝道：“老狗，好叫你死得明白，爷们儿乃川中五鬼，只因你这老狗在徐州府时，曾将我一好友黑花蛇常炳旺逮捕下狱问斩，今天爷们儿是来为我那弟兄报仇取你狗命来了。”

话落，他独眼陡地一瞪，凶芒四射，鬼头刀一挥，一声惨叫过处，可怜一位正直不阿的退休府台便已身首异处，尸身扑通倒地，魂归地府去了。

这时肖老夫人正一手一个挽着爱儿爱女躲在卧室门后偷偷的向外张望，一见肖老先生被贼人举刀一挥身首异处，只吓得一声惊叫，便倒地昏迷过去，人事不知，承远承绮二小一见妈妈倒地昏迷不省人事，惊得一声尖叫，就扑向妈妈身上，口中连哭带喊地“妈妈，妈妈”叫个不停，独眼鬼一个纵步到了二小身边，一眼看见地上倒着一个妇人，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扑在妇人身上，呜咽地哭叫着“妈妈”，就知道这妇人定是那老狗官的夫人，二小一定是老狗官的儿女，于是独眼一睁，杀机顿起，正欲斩草除根，挥刀一一杀死了帐。岂料别看肖承远当时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他的胆力却异常

过人，当他一眼看到独眼鬼纵到了身边时，不由得一咬牙，突地站起身来，一双圆骨碌碌的大眼睛里喷射着一股愤怒的火焰，口里一声怒喝道：“恶贼，我和你拼了。”一头突向独眼鬼撞去。

独眼鬼突地一声断喝：“小狗，你这是找死。”左手一捞，已捞着承远的右臂，提起来只轻轻地一掼，已掼出去五六尺远去，叭哒一声摔在地上，这一下子真摔得不轻，虽然没有摔伤筋骨，但一条臂骨节已脱了臼，只觉得右臂一阵剧疼，便已痛昏了过去，独眼鬼跟着一个纵步过去，手中鬼头刀一挥，眼看着肖承远立刻就要血溅鬼头刀下，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突闻一声轻喝：“恶贼，敢尔。”

一股极强大的劲风拂面，震得独眼鬼一个踉跄连忙后退数步方始站稳，接着眼前一花，右手臂肘一麻，鬼头刀再也把握不住，咣当掉在地下，独眼鬼微一怔神间，再看地上躺着的小男孩已踪迹不见，知道已被高人救走，暗说一声：“糟糕。”心里一急，急忙俯身，拾起地上的鬼头刀，一个纵步跃到那躺在地上的妇人身边，鬼头刀往下一挥，噗嗤一声，血腥四溅，那妇人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便已了帐。又一刀结束那小女孩的性命，随即一个旋身，身形一晃，便已穿门而出，足尖略一点地身形便向屋顶落去，放眼四周一望，除了风声呼呼，竹林竹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外，哪里有一点人影，蓦然，两边厢屋中各窜出一条人影，往独眼鬼停身处落来，从二人身形上，独眼鬼已看清正是自己兄弟三鬼四鬼，二鬼身形一落，独眼鬼立即沉声喝问道：“怎么样了？”

三鬼四鬼同声答道：“一切顺利，均已了帐，没留一个。”

阴司鬼人本阴沉多智，一见大鬼脸色神情，知道事情有点不大对劲，可能出了意外，连忙低声问道：“大哥这边情形怎样了？”

独眼鬼陡地一睁独眼，咳了一声说道：“我们栽了，狗官的儿子被人救走了。”

阴司鬼急道：“什么人这样大胆，敢在我弟兄头上搅事，大哥看清楚了没有？”

这一问，不禁问得独眼鬼脸上一阵发烧，叹了口气道：“咳！别提了，说起来真惭愧，为兄的我不但没有看清楚来人是谁，且连人家是怎么来的我都没有看清，只觉得一阵极强大的劲风拂面，眼睛一花，小狗就失了踪迹，由此可见来人身形之快，武功之高，简直是不可思议。”

阴司鬼一听，心中直打嘀咕，暗想：“糟！斩草不除根，来春根又生，这小狗若果真被那武功高绝的武林人物救去，收其为徒，传授武功，那后果就不堪想像了。”阴司鬼一想到这些，心里一凉，不禁发愣的站在一边怔然发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忽然，大鬼猛地一跺脚恨声说道：“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三弟四弟，你们赶快招呼二弟五弟赶紧往外搜，说不定还能搜出一点踪迹，如果能除去的话更好，万一不能，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寻到，我们弟兄也好有一番准备打算。”独眼鬼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又道：“为兄的我先放火毁了这垛子窑（房子），随后就来。”

说罢，脚尖一点屋面已腾身扑下放火去了，四鬼连忙撮口一声呼哨，呼哨未停，便见从这精舍前后窜起两条黑影，疾

似箭矢般的向阴司鬼停处落下。来者正是二鬼无常鬼连庆祥，五鬼白日鬼陈永强，二鬼身形刚往下一落，阴司鬼便迫不及待地向二鬼说道：“老狗官的一个小狗男孩已被人救走，据大哥说，来人武功高得出奇，二哥五弟可曾发现有何动静？”

无常鬼白日鬼一听，不由得微微一怔，互望了一眼，随即摇摇头说道：“没有。”

阴司鬼知道这一问是多余，如果有什么动静发现，凭二哥五弟两人的身手，又岂能随便的让敌人脱身，遂说道：“我们得赶快向外搜，说不定敌人还没走远，大哥随后就到。”

阴司鬼话刚说完，下面屋内已冒出一股浓烟，知道大鬼已经引燃火种，连忙向三鬼喝道：“快走！”说着脚尖一点屋面，身形已经腾空而起，往西面一间屋顶落去。二鬼三鬼五鬼也连忙跟着腾身而起，正当阴司鬼身形刚刚落下，耳中突闻身侧竹林内一声轻喝：“打！”接着便见一物夹着劲风奔向右肩肩井穴打到，好个阴司鬼赶紧一矮身形，右手伸食中二指运劲往上一挟，来物虽已被挟在指中，可是劲道却大得出奇，身形也被这股力带的晃了晃才拿桩站稳，震得整条右臂都发了麻，但最奇的是接着的东西好像并不是什么暗器，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手指上挟的竟是一片竹叶，心中暗想：“这摘叶飞花伤人的手法，非内功已臻化境而不能为，由此可见发这竹叶功的人身手功力已非寻常，看此情形，弄不好，今夜怕不要弄得灰头土脸。”

他心念暗转间，二鬼三鬼已跟踪来到，身形掠落，无常鬼一见阴司鬼神色有异，连忙问道：“四弟发现了什么？”

阴司鬼递过手中的竹叶，苦笑了笑道：“我弟兄今夜里可

真碰到了高人了。”说着用眼色示了示身侧的竹林。

无常鬼见状已经明白阴司鬼的意思，忙凝神注视着竹林中沉声发话道：“林中是哪位高人，请现身答话，不然可休怪我兄弟要出口骂人了。”

无常鬼这几句话还真发生了作用，忽听得竹林中响起一阵声若洪钟般震耳的哈哈大笑，跟着便见一条灰色的人影，一式“一鹤冲天”平空拔起六七丈高，身子在空中像一只灰鹤似的一个回旋往下飘落，轻轻地落在竹梢顶上站立，一身宽大灰袍随风飘荡。

这一手“凝空蹶枝”的轻功，立时将四鬼震住，怔在当地。

忽如火光一闪，精舍正屋的屋顶已穿出一条火舌，刹那间烈焰腾空，火逞风威，火光烛天，照耀如同白昼，在火光照耀下，阴司鬼已看清了站立竹梢的敌人，乃是一位身材高大，须发雪白如银，满面红光的老叟，阴司鬼蓦然想起一人，心头不禁大惊，暗道：“怎会是他！”他这里惊疑未定，忽听一声暴喝：“老鬼，你敢坏你太爷们的事！”

只觉得一阵微风飒然，一条黑影已向敌人电疾扑去，从暴喝声中，阴司鬼已听出这电疾扑去的人，正是大哥独眼鬼王川，心里暗喊：“糟了。”连忙向身侧的二鬼三鬼五鬼一递眼色，正要作势上扑，陡闻又是一声震耳的哈哈大笑着道：“鬼贼伎俩，萤火之光，也敢逞能，去罢。”也不见对方如何作势，连身形也未见晃动，右手大袖轻轻朝外一拂，一股狂飚卷起，独眼鬼一个庞大身躯竟被这一拂之力，飘起四五丈高后朝两丈开外落去。

好个老叟并未存心伤人，否则焉有独眼鬼的命在，阴司鬼见状急忙身形一晃，腾身跟踪飞去，两手一接，正好将独眼鬼接个正着，放下地问道：“没有受伤罢？大哥。”

跟着二鬼三鬼五鬼也同时腾身扑到，独眼鬼试行运气活动血脉，觉得并无丝毫痛苦，知道没有受伤，遂摇摇头道：“没有。”

五鬼相互一递眼色，正作势要一齐向老叟扑去，忽听对方一声断喝道：“好叫尔等五鬼明白，肖家的小儿，已为一前辈异人救走，此时恐怕已在百里之外，老朽只是奉命传话而已。以尔等这种赶尽杀绝的恶毒行为，如在十年前碰在我手中，定将尔等立毙掌下，只是老朽已归隐多年，不愿再开杀戒，何况那前辈异人又曾吩咐老朽转告尔等，肖家后代，七年后当会找尔等清算今天血债，从今天起，尔等返回川中如能改行向善，好好做人，他年或可解救万一，否则，定然难逃劫数，老朽话已传毕，前途尚有他事办理，言尽于此。”

话刚说完，未见对方身形如何晃动，人已出去了十丈开外。

好快，这老叟的身形，像似一缕轻烟，眨眼之间，已失踪影。

独眼鬼脾性最为暴躁，一听对方话音，根本未把他弟兄看在眼里，心中怎不气极，虽然刚才对方仅凭袍袖一拂之力，已将他摔出两丈开外，明知对方武功端地神妙高深莫测，但仍要追上去想凭他兄弟五鬼联手合击阵，和对方一较长短，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并也好藉以探出对方来历，究系何人，竟敢不把自己兄弟放在眼内。

他这里刚要作势腾身，却被阴司鬼拦阻住道：“我看我们弟兄还是别追了，并不是我说泄气的话，以我们弟兄的轻身功夫要追人家万万追不上，就是人家存心让我们追上了，凭我们弟兄的能耐，恐怕在人家手底下，连十招都走不过去。”

阴司鬼的话还没说完，独眼鬼已是独眼一张，精芒暴射的瞪着阴司鬼厉声喝道：“四弟，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弟兄在绿林道上，也是响当当成名的露脸的人物，难道你被这老儿的几句大话和一手‘凌空蹑技’的轻功，就吓破了胆不成，如果这样，我们弟兄今后在绿林道上还能再混下去吗？”

这时精舍四周均已起火，一时间劈劈啪啪之声四起，火焰狂炽，火苗高穿丈余，村中老百姓均已闻声惊起，人声鼎沸，赶来救火。

阴司鬼一见，忙一拉独眼鬼道：“不好，村中老百姓已被惊起，我们赶快离开此地。”

说罢，当先腾身而起，向竹林外纵去，大鬼二鬼三鬼五鬼也急忙腾身跟踪向竹林外纵去，像五条黑影似的接连几个起落，已出去二十丈远近，前面恰巧有一片树林，阴司鬼一声呼哨，脚下加劲，五鬼一齐扑奔林内，找了一处隐蔽地方坐下。

阴司鬼长嘘了口气道：“大哥可知道刚才那个老鬼是谁吗？”

独眼鬼闻言不禁一怔，摇摇头。但他知道阴司鬼素性阴沉多智，此问必已知道那老鬼是谁了。

“难道说那老鬼一头如银的白发白须的标记，大哥都记不起来了么？”

阴司鬼此话一出口，大鬼二鬼三鬼都不禁心神为之一震，恍然大悟立刻想起这老鬼是谁来了，几乎是同时的脱口而出：“银髯叟！”

原来“银髯叟”与“渔礁翁”及“清县神尼”同时被誉为武林二老一神尼，早在四十年前即已名震江湖。

清县神尼，早年曾以掌中一口“聚萤”宝剑，一手七十二式“降魔剑法，领袖群伦，号称天下第一剑法；渔礁翁以一根铁箫八八六十四招“万花箫招”专攻穴道名震武林；银髯叟则以一百二十八手“回旋天罡掌”法，打遍大江南北未逢敌手。

尤以此老最嫉恶如仇，绿林道中莫不闻名丧胆，唯此二老一神尼，自二十年前巫山论剑，扫荡群邪后即已归隐，绝迹江湖，闻早已物化，今夜忽又重现江湖，五鬼怎不心惊胆裂。

阴司鬼望了四鬼一眼后，冷冷说道：“依我看来，银髯叟这老鬼并不十分可虑，可虑的倒还是这肖家的小狗子。”阴司鬼说道用一双老鼠眼望着独眼鬼说道：“大哥可曾听清刚才那老鬼所说的话么，显然救走肖家小狗的并不是这老鬼，而另有其人，这老鬼仅系奉那人之命传话我弟兄，而那人却又被这老鬼称为前辈，由此可见那人武功辈分更比这老鬼还要高，并且有七年后由这小狗向我兄弟清算今天这笔血债之语，所以……”阴司鬼说到这里语声忽地一顿，沉吟了刹那说道：“武林中辈分最高的当推二老一神尼，不过比这二老一神尼辈分还要高的是谁，我却不得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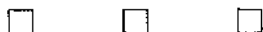
阴司鬼这一番话，说得四鬼都不禁汗流浹背，浑身直冒

冷气。

阴司鬼的一双鼠眼突然精光暴射地扫了四鬼一眼，又说道：“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我兄弟只有返回川中，赶紧摒挡一切，找一处深山大泽，隐姓埋名苦练绝艺，以便应付七年后的变化。”

四鬼一听，都觉得除此而外，实在别无他路可走，独眼鬼首先站起身来说道：“兄弟五人生死相共，我们现在就赶返川中，依四弟计划而行。”

跟着一声呼哨，五人纵身扑奔林外而去。



肖承远眼见父亲被杀，母亲昏倒地上，仇人又复到自己身侧，小心眼儿里，立刻下定决心，要和仇人拼命，为父亲报仇，于是立起身来，牙关一咬，一头向仇人撞去，满想一头能将仇人撞倒。

小心眼儿里想得倒是满好，但他又哪里知道，凭他这样小小年纪，别说是不会武功，就是会武功，也不能将仇人怎样哩。

他这一头眼看就要撞到仇人身上，忽见仇人单手一捞，便捞住了自己的一只手臂，轻轻地往外一掼，便已摔出老远跌倒地上，自己只感到身上一阵剧痛，以后便失去了知觉，一切都不知道了。

当他醒过来时，发觉自己是睡在一张床上，床前桌上放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他向这屋子的四周一打量，发现了这屋